

麦神

马玉琛 吴凯松 仵埂 著

20世纪50年代，著名小麦育种专家赵洪璋、「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李振声，颠覆世界权威，研制成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能养活自己」，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Maishen

马玉琛 吴凯松 仵 埂 /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麦神 / 马玉琛, 吴凯松, 仵埂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 - 7 - 224 - 11238 - 2

I. ①麦… II. ①马… ②吴… ③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9877 号

麦 神

作 者 马玉琛 吴凯松 仵 埂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印刷包装产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27.75 印张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1238 - 2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碧蚂号	7
第二章 矮丰号	99
第三章 小偃号	175
第四章 矮败号	301

楔子

黑沉沉的夜，仿佛无边的浓墨重重地涂抹在天际，下弦的弯月穿行在厚重的云层中，若隐若现，偶尔投射出的银光映照在一片荒芜的坟地上，愈发显得寂静阴森。一只猫头鹰瞪大了双眼，警觉地盯着一座坟头上鬼火般忽闪忽灭的亮光。

“他娘的！”一野二军十六师三十八团副团长耿忠诚猛嘬一口纸烟，瞪大了一双铜铃般的圆眼，瞅了瞅身后坟头上黑压压的弟兄们，恼怒地长叹一口气，压低声音，又一次向身旁的人抱怨，“政委，这打的到底是个什么仗！”

政委张正一剑眉倒竖，宽大的额头上拧起一团大疙瘩，但他还是用低沉的声音坚定地说道：“抢人！抢种子！”

夜幕掩饰了张正一脸上纠结的神情，却打消不了他和耿忠诚一样满心的疑惑。几天来，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一野二军势如破竹，突破泾河防线，解放咸阳县城。原定晚上要偷渡渭河，继续向西进军。天黑前，张正一和耿忠诚带领三十八团的将士正在咸阳城南河头堡一线渭河北岸修筑工

事，却突然接到命令，令他们火速前往武功县近郊，抢夺被国民党劫持的任重远教授及其随身携带的碧玉麦麦种。

“我不去！老子还等着打老蒋呢！”耿忠诚性格耿直，脾气火爆，人送绰号“耿大炮”。平常，他总是把大炮筒子对准敌人猛轰。这次，一听不让他参加渡河战役，而是让他去抢人，立马拿炮口瞄准了张正一。一阵吼叫后，索性耍起无赖来。他蹲下身子靠在战壕的土坡上，从怀里摸出一袋烟丝和一沓裁得整整齐齐的作业本纸，慢悠悠地卷着喇叭筒，一副不管你怎么样，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反正我就是不去的无赖样。

也难怪，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是战士的天职。眼瞅着最紧火的战事就要开打了，却突然没自己什么事儿了，搁到谁身上都受不了。耿忠诚不明白，西北农校一位叫任重远的小麦育种专家，还有一袋叫作碧玉麦的麦种，一个人和一袋麦种，竟然比一场事关咸阳解放成败的关键渡河战还要重要，甚至在他接到的命令中都特别提到，一定要他和政委张正一亲自带队前去，务必把人和种子从国民党手中完好无损地抢回来。

“不就是个种庄稼的嘛，有啥了不起！老百姓哪个不会种庄稼？”耿忠诚吞云吐雾发泄着胸中的闷气。更让他生气的是，他听说这碧玉麦竟然还是从美国引进来的麦种，他反问张正一：“政委，你说说看，咱共产主义的土地上，怎么能种美帝国主义的种子？”

参加革命以前，张正一也是村里种庄稼的好手，尽管对育种工作没有什么了解，但他明白一粒好种子的重要性。这就像生娃，要是父母都俊，生个娃肯定丑不到哪儿去。种子好了，肯定能多收几斗粮食。他没有正面回答耿忠诚的疑问，而是反问：“你听过‘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么？”

从1948年年底开始，蒋介石感觉到战争越打越艰难，逐步开始为败逃台湾做前期准备。除了要按计划带走大量古董字画和黄金珠宝外，他还亲下手谕，指令傅斯年、朱家骅、蒋经国等人，秘密谋划一项抢夺大科学家、

大教授、大学者一同去台湾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别有用心的蒋介石妄图通过这一举措，为中共领导的新中国制造人为的人才荒漠。对此，胜算一筹的毛主席也有过最高指令，不惜一切代价把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国民党手中抢回来。

耿忠诚半信半疑：“毛主席真这样讲过？”

张正一肯定地点点头：“这次，我们去救任重远教授，可是在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令！”

“嘿嘿，政委就是能掰活。”尽管心里还是有些不愿意，但一想到这个任务和毛主席都沾上了边，耿忠诚还是来了精神，“腾”地从地上站起来，扯开大嗓门，“二黑子，通知一连做好准备……”

根据西北农校地下组织的学生提供的消息，国民党劫持了任重远教授和他的妻子陈淑娟、女儿任慧敏，还有碧玉麦麦种。张正一和耿忠诚带领一支加强连，趁天黑埋伏在了国民党必经的一座荒芜的旧坟场。等待的过程充满了烦躁、不安，时间越长，他们越想念渡河战，甚至有些怀疑情报究竟是否准确，敌人究竟是不是一定会走这条路。要是劫人不成，还错过了渡河战，那可要悔青肠子了。耿忠诚焦虑地抽着烟，心里期盼着敌人赶快到来，好让他杀个痛快。张正一在心里琢磨着有可能遇到的抵抗，并谋划着对策。

“呜呜呜……”突然间，树枝上的猫头鹰像是发现了猎物，发出一阵恐怖的叫声，扑棱着翅膀飞了出去。

“政委，你看……”耿忠诚两眼放光，伸手指向前方，一束微弱的亮光穿透树林射了过来。张正一抬起头，看到光束慢慢由细变粗，光线也由弱变强，越来越清晰。渐渐地，汽车发动机的嗡嗡声越来越大。紧接着出现了一辆军用吉普，后面跟着一辆“吉姆”牌轿车，一队国民党士兵围在两辆车周围快步小跑着。

按照事先约定好的口号，耿忠诚略带兴奋地将右手两根手指放到嘴里，发出一阵“咕咕咕”的叫声，解放军战士们立即压低了身子，紧贴在坟堆上，做好最后的冲刺准备。在一瞬间，整个树林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原本存在的风声、鸟叫声都已销声匿迹，只有在黑漆漆的夜空中不时扩散着的发动机声，似乎是生命最后的挣扎，也像是临死前的求救。乌云将月亮遮住，在进行最后的酝酿，整片大地被笼罩在黑暗之中，树林原有的张牙舞爪也在一片死光之中，显得那么颓然无力。

“快！”伴着一阵阵的催促声，国民党士兵终于走进了旧坟场，走进了早已为他们设好的圈套中。

“同志们，冲啊！”耿忠诚一声令下，伏在坟堆下的战士们犹如离弦的箭，一跃而起，疾跑中几挺轻机枪同时开火，组成密集的火网。霎时间，连续的枪火声震耳欲聋，精准的子弹头带着死亡的气息呼啸而下，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将士在密集的弹雨下被打得晕头转向。

“快救任教授！”张正一带着两名战士冲向吉姆轿车，拉开车门，一枪击毙司机。他看到后排座上挤着任重远教授和妻女，急忙将他们拉下车：“任教授，我们是共产党，快跟我们走！”

借助猛烈的火力掩护，张正一保护任重远一家三口往坟场奔去。没走多远，任重远突然大叫一声“不好”，就要转身回去，却被张正一把拽住：“危险！”

“种子！”任重远指着远处的吉姆车，恼怒地捶着大腿。自己刚才太慌乱，下车的时候，不小心种子从怀里掉落了。对于一个育种专家来说，种子就是他手中的枪。任重远要去拿回种子，却被张正一死死拉住。

张正一指令战士：“快把任教授带走！”

任重远挣扎着：“没有种子，我哪儿也不去！”

说话间，一个身影从任重远身旁冲出，径直向远处的吉姆车跑去。

“淑娟，危险！”任重远大喊一声，挣脱战士的手，欲往陈淑娟的方向

冲过去，结果被张正一把揽住。

任重远边挣扎边跺脚喊着：“淑娟，种子！”

陈淑娟已经在弹雨之中了，她的动作虽笨拙却很快，一晃一闪就到了吉姆车边。只见她弯腰捡起种子袋，反身往回跑。

张正一：“大炮，快接应！”

耿忠诚一跃而起，却见陈淑娟一个趔趄跌倒了。陈淑娟想用力将种子袋扔过来，结果胳膊举到一半，种子袋却脱手了。

“大炮……给我拼了！”张正一声怒吼，持枪冲了过去。耿忠诚端着一挺轻机枪，大声吼叫着，视若无人般地一边冲一边扫射。解放军战士受到了鼓舞，发出一阵排山倒海的“杀”声，如潮水般涌向敌人。一时间，枪弹声、哀号声、吼叫声混在一起，响彻天际……

夜空中，乌云慢慢散去，一点一点地将嘴里的下弦月吐了出来。皎洁的月光散发出幽幽的清辉，洒在陈淑娟慈祥而平静的面庞上。任凭女儿任慧敏趴在她胸前呜呜咽咽地哭着，她却一动不动。她再也不会醒过来，像每一个母亲所做的那样，为自己委屈的女儿擦干泪水了。张正一的目光从一排排高举双手的国民党士兵身上移开，掠过抽闷烟的耿忠诚，落在任重远教授身上。任重远手捧着麦种袋，缓缓蹲下身子，注视着陈淑娟嘴角挂着的浅浅的笑容。

“淑娟！”任重远叫一声，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张正一上前拉任重远，觉得他的手腕冰凉冰凉。任重远用冰冷的手攥着种子袋，泥塑一样僵立在原地。

……

两个时辰后，解放军战士开始抢渡渭河，拉开了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全面反攻的序幕……四个月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后，张正一和耿忠诚脱下发黄的旧军衣，换上崭新的中山装，踏着春天的脚步，一起来到了西北农校。



试验田里，麦苗返青，一望无际，像是春风给大地铺了一层绿色的地毯。一个身穿月白色布拉吉^①的女孩，像一只纯白的蝴蝶穿行在碧绿的麦田里，她迈着轻快的步伐，挥舞着纤细的双臂，一边奔跑一边呼喊：“爸……”

不远处，任重远教授将目光从麦苗身上移开，抬起头来：“慧敏！”

“爸，”任慧敏跑过来，笑盈盈地指着身后，“您看谁来了？”

任重远抬头望去，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大步流星朝自己走来。

“任教授……”老朋友见面，分外亲热。张正一、耿忠诚一人握住任重远一只手，久久不愿松开。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任重远高兴地说道，“张政委、耿副团长……”

“爸，您应该改称呼了！”任慧敏眨巴着眼睛，蹦跳着提醒父亲。

任重远拿眼神疑惑地询问着。张正一和耿忠诚相视一笑，将好消息公布了出来。新中国成立后，张正一被任命为西北农校党委书记兼校长，耿忠诚被任命为西北农校党委副书记。今天，两人前来上任。他们走进农校，第一个去的地方不是办公室，而是立马赶到试验田，来见老朋友任重远。

“好啊！新中国，科学工作者才能够大有作为。”任重远感慨地说，“当年，是你们把我和碧玉麦抢救了回来。今后，我们共同努力，搞好小麦育种，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做贡献！”

张正一和耿忠诚爽快地应答着：“一言为定！”

一阵春风吹过，将几个人兴高采烈的谈笑声传播开来，试验田里的麦子似乎也受了鼓舞，它们挥舞着狭长的叶子，喜洋洋地摇摆欢舞，跳着，唱着，急不可待迎接着美好的未来……

^① 布拉吉即俄语“连衣裙”的译音，本是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20世纪50年代流传至中国，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流行的女性服饰。

第一章

碧蚂号

1

春末夏初的清晨，还不到日出的时候，天刚有点蒙蒙亮。那是一个美妙苍茫的时刻，在深邃微白的天空中，还散布着几颗星星，地上漆黑，天上全白，树枝在微微颤动，四处都笼罩在神秘的薄明中。一只云雀，仿佛和星星会合了，在绝高的天际唱歌，寥廓的苍穹好像也在屏息静听这小生命为无边宇宙唱出的颂歌。南面，吐露青铜色的天边，连绵起伏的终南山显示出它的黑影；耀眼的启明星正悬在这山冈的顶上，好像是这黑暗山坳里飞出来的灵魂。

这是一个专属于勤劳者的美好时辰，在终南山脚下的黄土高原上，当大多数人还在沉睡时，任重远教授已经戴着他那顶常年披星戴月的旧草帽，身着洗得发白的灰色长衣长裤，脚蹬一双打满了补丁的解放鞋，迈着重重的脚步，穿过西北农校幽静的校园，踏上了前往试验田的道路。这条他熟悉到闭上眼睛都能随意行走的道路，他已经走了整整30年。30年，岁

月无情地将任重远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春小伙变为年近花甲的关中老汉。本来个头就不高的他，因为长期弯腰查看麦苗导致微微驼背，显得更低了。头发短短的平头，黝黑的皮肤，清瘦的身形，尤其是那张像刚翻耕过的田地般皱褶满布的面庞，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位教授，倒更像是农村里常见的老头儿。如果拎一把锄头站在地里，有人会把当庄稼把式；如果肩上搭一块旧毛巾，有人会说他是装卸工人；如果拿一把瓦刀走进在建的新房子，有人会称他是泥瓦匠。难怪当地的老百姓常常调侃他：“远看像个农民，是个扛锹种地的，走近了才知道，原来是个育种的！”这就是任重远，不愿意跟随蒋介石奔赴台湾，而是留在西北农校坚持小麦育种的专家。

随着空气中飘来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香气息，一片碧绿的碧蚂杂交麦试验田出现在了眼前。晨风拂过，试验田里的麦子翩翩起舞，像是在热情地跟老朋友打着招呼。只可惜，任重远无暇享受这美好的晨景。他的心里，满满地装着的是饱受饥饿之苦的老百姓们，一想到他们，任重远就在心里暗暗怨恨自己，为什么还没有把碧蚂杂交麦培育成功。他望着不远处连绵起伏的终南山，想着自己的心事，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

几天前，农校党委书记张正一从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工作会回来，带来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为积极配合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农业部决定在全国开展粮食育种竞赛，凡是在育种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的单位或个人，将获得重大奖励，并有机会进北京、上天安门，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接见！为响应国家大力增加粮食产量的号召，快速推动小麦育种工作，农校为此专门成立了小麦育种工作小组，并任命任重远教授为组长……

任重远望着试验田里新培育的碧蚂杂交麦，暗自叹息：上北京，见毛主席，梦寐以求啊！要是手捧培育成功的碧蚂杂交麦去见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也高兴。要是两手攥空拳，咱自个儿也没脸去呀。任重远既有对北京的热切向往，又感到了现实压力的沉重。这不，他把当年从国民党手中抢

回的美国的春小麦碧玉号，与西北当地的冬小麦蚂蚱号配在一起，杂交组合，试图培育出高产量、能抗病虫害的新品种。遗憾的是，碧蚂杂交麦的培育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年多，却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真是愁死人了。任重远心里明白，粮食育种其实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一般情况下，选育一个优质小麦新品种需要七八年的时间，条件完善再加上好运气的话也要四五年时间。可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全国上下各项建设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如果大家吃不饱肚子，何谈搞建设！形势紧迫，形势紧迫啊！

“老伙计们，你们一定要好好生长，争取今年有个好收成，也给我这老脸上添点光啊！”任重远弯下腰，一边查看麦苗的抽穗情况，一边和它们说着心里话。这是他多年的经验，搞小麦育种就是要经常和小麦对话，这样才能增进感情。可是，今天他的状态不怎么好，刚忙活了一会儿，豆子般的大颗汗珠就不停地顺着额头往外渗，心脏也“咚咚咚”跳个不停。心事想得太多，心绞痛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赶紧慢慢挪到田埂上坐了下来。还是朱贤声教授提醒得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前几天，任重远在办公室突然犯了病，不得不一只手扶着桌角，一只手揉着胸口，一脸痛苦。朱贤声教授看到他这个样子，赶紧扶他坐下，倒杯热水给他喝，并用手揉抚他的胸口。

朱贤声是细长个儿，清瘦的脸上戴着一副玳瑁框眼镜，厚厚的眼镜片像啤酒瓶底一样，他扶了扶眼镜，安慰道：“重远，你是农校小麦育种小组的组长，你这身子骨可不光是你自个儿的了，更是咱们农校的。你要是垮了，咱这育种工作会跟着垮了啊！”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小麦育种革命的本钱是什么呢？”清晨的凉风使任重远的头脑清醒了很多，他认真地思考着这个问题，慢慢理出了头绪。毛主席说过，革命是播种机！小麦育种革命当然也需要播种机，这播种机播下的是什么，不正是接班人么！任重远突然意识到，自己真是老糊涂了，

怎么光顾着寻找小麦的好苗子，反而把育种人的好苗子给遗忘了。农校里有不少有志向的年轻人，若能让他们都加入到育种小组来，那岂不是一件大好事！这些优秀的年轻人，正像这试验田里的麦子，必须要有人去发掘，去有意栽培，他们的价值才能够真正体现出来，要不然就永远被埋在麦田里了。而且，他们年轻有冲劲，还能给育种工作带来新的思路。对，就利用这次育种小组成立的机会，从毕业生当中筛选出一部分人才，补充到育种队伍中！这样，新中国的小麦育种工作也才能后继有人！

东方的天际，黎明的霞光渐渐显出了紫蓝青绿诸色，初升的太阳也透露出了金色的光芒。新的希望在任重远的心底冉冉升起。他站起身拍拍屁股，乐呵呵地自言自语：“找张正一书记，跟他商量商量选拔人才的事！”

任重远转过身朝农校走去，刚走出不远，前方不远处跑来一个年轻人。唉，常年弯腰数麦粒，眼睛也有点花了，任重远眯缝着眼睛，手搭凉棚仔细望去。这年轻人身材匀称，上身只穿一件白色的汗背心，裸露着健壮的胳膊，下身穿一条灰色长裤，脚上是一双灰头土脸的旧松紧口布鞋。他步伐矫健地奔跑着，嘴里发出有节奏的呼气声，微微冒汗的国字脸上，一双单眼皮的眼睛里透露出朴实而执着的神情，小麦色的健康肤色更显衬出年轻人特有的青春活力。

“哦，秦鹤鸣！”

“任教授！”秦鹤鸣跑过来，热情地打着招呼，脚却没有停下，还在原地不停地上下跳跃着。

“我说谁呢！这么大清早的，跑这儿来干啥？”

秦鹤鸣不好意思地挠挠脑袋：“嘿嘿，锻炼身体么！”

“好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好身体，将来才能更好地搞育种！”

“嗯，嘿嘿！”秦鹤鸣点了点头，慢慢启动步子，擦着任重远的肩膀，又朝前面跑去。

“多好的年轻人啊！”任重远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不无羡慕地看着

这个活力无限的小伙子。突然，他想起了什么似的，朝着秦鹤鸣的背影喊道：“鹤鸣，你来！”

秦鹤鸣跑着转回来，脚下还在不停地跳跃着，微微喘气：“任教授，您有什么事？”

“呃……”任重远思量着该怎么开口，他想起秦鹤鸣正是毕业班的学生，忍不住想把自己关于选拔育种人才的想法说给他听听。话到嘴边，他又觉得这事应该先征得张正一书记的同意，便把心里的小兴奋压了下去，而是改口问道：“你马上也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啊？”

“我……”秦鹤鸣有些吞吞吐吐。

“怎么，年轻人的志向还要保密？”

“我的志向嘛……”秦鹤鸣停下了跳跃的脚步，不好意思在老师面前表露自己的志向，黝黑的脸色变红了，“从军报国，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奋斗……”

任重远多少有些意外，有些失望：“怎么，不愿意学有所用，继续做育种工作？”

秦鹤鸣觉察出了任重远的神情，急忙解释：“不是的……只不过，我的第一志向是从军报国，第二志向才是育种……”

“嗯……赶快跑步去吧！”

秦鹤鸣脚一蹬，轻快地转身跑远了：“任教授，再见！”

望着这个年轻人渐渐远去的身影，任重远刚才的兴奋劲儿也一点点消散而去。他不是无缘无故才询问秦鹤鸣的志向的。

小麦在自然界生长过程中受到天气、土壤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往往会发生显著的变异，这些变异后的麦子被称作“单株”。单株往往都具有优良的性状，是进行杂交的必备品，培育新品种的希望就寄托在单株身上。

从事育种工作30余年来，任重远对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等植株性状对产量的影响倒背如流，对株高、株形、叶面积、根系的分布、抗病、

抗倒、抗旱等对产量的影响更是了如指掌。他牢牢掌控了常规育种技术中“选”这一关键环节，拥有一双“火眼金睛”，不但练就了于千万麦子中一眼就发现单株的真功夫，更能根据学生们平常的表现看出他们是否是育种人才上的“单株”。在毕业班的学生当中，秦鹤鸣在小麦育种上的直觉和天赋是任重远最看好的。一直以来，他都觉得秦鹤鸣就是新一代育种人才中的“单株”。他真心希望秦鹤鸣毕业后能留在农校，协助自己育种。可是秦鹤鸣刚才所表达的从军志向，和他眼神中透露出的对志向的向往和坚定神情，颇令任重远诧异。他不清楚，成天跟麦子在一起打交道的秦鹤鸣，怎么会有如此坚定的从军报国的理想和抱负。

任重远加快了脚步，他要赶紧找到张正一，商量出选拔人才的方案，争取想办法把像秦鹤鸣这样有育种才能的年轻人留在西北农校。

小麦育种小组选拔优秀毕业生留校工作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西北农校。毕业班的学生们兴奋不已，大家纷纷议论，中国有句老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任重远教授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小麦育种专家，谁有幸跟着他一起育种，将来也一定能成为专家。不过，还有考虑很周全的同学提醒道：“话不能说得太轻巧，要想跟着任教授一起育种，必须要有真本事通过选拔考试才行！”这一说，大家就都散开了，有的拿了课本到教室复习，有的顶着日晒蹲在试验田观察麦子……整个毕业班的学生都忙活了起来，积极为选拔考试做准备，除了一个人——秦鹤鸣。

跟大多数学生一样，秦鹤鸣当初也是主动报考农校的。小时候，他经常跟着母亲一起下田，母亲在田地里辛勤劳作，小鹤鸣就一个人在麦地里跑着玩，因为没人跟他说话，他常常把麦子当作好朋友，对着它自言自语。时间长了，在大自然的阳光雨露和芳香泥土的熏陶下，在随风摇摆的麦子的陪伴下，一株株麦子就成了秦鹤鸣童年时最亲近的好伙伴，慢慢地，他内心深处播下了一颗立志学农的种子。只不过，这颗种子长大以后，由于

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改变了自己生长的方向。

那是在一次五四青年节的活动上，张正一书记亲自为农校的学生们做了一次关于战争的讲座。张正一方正的、古铜色的脸庞上嵌着两道短促有力的剑眉，战争的磨砺在他的眉宇间刻下一道道沟渠，却掩盖不住那双眼睛中透露出的坚毅神情。他穿一件深灰色中山装，挺着笔直的身躯站在讲台上，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军人特有的气势和威严。他讲话的声音低沉浑厚，仿佛扔向敌人堡垒的一颗颗炸雷发出的响声，扶带着千军万马一样浩荡的声势，瞬间震慑住了天地，让再冥顽不化的敌人听了都要心惊胆战！一幕幕危机四伏的战斗场景，一场场精彩刺激的攻坚战斗，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让台下的秦鹤鸣听得激动不已，他的心脏伴随着解放军战士手中的机关枪，发出一连串“咚咚咚”的快速跳动声。他咬紧牙关，攥紧拳头，仿佛自己也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端着冲锋枪，发出豪迈的呐喊声，迈着英勇无畏的脚步正冲向敌军阵营……

张正一点燃了秦鹤鸣心里的一把火！这个有着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开始将张正一视作自己的人生偶像，内心里更是无比渴望能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有朝一日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为国效力！作为从部队上退下来的军人，张正一的内心深处也潜藏着一股解不开的军人情结，他欣赏秦鹤鸣身上那股掺杂着倔强的执着劲儿，也有意把他推荐到部队上，以他的参军来延续自己的军人梦想。一个老师一个学生，两个相差了十几岁的人，在不知不觉中，结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

张正一在北京开会的时候，碰到了老战友刘胜利。刘胜利是个大胖子，一开口说话，脸上就堆起憨厚的笑容。趁着休会的间隙，他乐呵呵地咧着大嘴，悄悄告诉张正一，说他们近期很有可能要到西北农校招收一批特殊新兵。张正一觉得奇怪，不知道招收农专业的学生到部队里去干什么。不过，部队有部队的规矩，老战友摇晃着滚圆的大脑袋，无论张正一如何追问，他都不愿意再多透露半点消息。临分别的时候，刘胜利还像是犯